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徐仲瑛

徐仲瑛，湖北人。少隨父經商於蜀中，於成都負郭諸山，經歷尤稔。父死，遂絕跡不往。於漢設肆，權子母焉。生雖貿易中人，雅好文字，喜作詩歌，常於文人學士往來。弱冠尚未娶，人有以姻事言者，生笑曰：「世間安得有情如媚狐，有才如豔鬼，性既風雅，貌又秀麗，與為伉儷，差足以慰我心耳。」聞者多哂其妄，謂：「徐氏子擇偶，乃不求之人而求之於鬼狐，真奇想哉！」生亦不與之辯。生性絕警慧，見友人習帖括，亦戲為之，居然入彀。共勸其操舉子業，一試而獲雋，得補博士弟子員。是歲適當大比之年，群僊憑往赴秋試，曰：「君之文如應北闈，真投時利器也。」生亦欣然樂從，冀以一覘皇都之壯麗。遂納資為附貢生，束裝偕友北上。道經山東濟南，生忽患病逆旅中，不得發。因請友先行，疾愈即當繼至。友去，生病益沈重，呻吟牀蓐，秤藥量水，侍僕一人。

一夕，昏亂中忽有一女子逡前揭帳，手持藥甌請飲，爰扶生起。生亦不辨誰何，一呷遽盡，覺藥味香烈異常，一縷熱氣，直下重台，並達丹田，精神頓為煥發。回視女子，倏已不見，惟於扶掖之際，覺肌膚之滑膩，蕪澤之幽韻，無以復比，轉疑神女降世，救度有緣人，病起，設位炷香，再拜祝謝。自此功名之心頓淡，願以逆旅甚曠塵上，非養痾所宜，適相識之友有別墅在城南，精舍數椽，頗有泉石花木之勝，堪以養靜，遂移居焉。

一日，黃昏飯罷，銀燈初上，聽窗外雨聲淅瀝作響，孤館秋深，殊涉遐想。偶檢韻牌，思作一詩，遂微吟云：「孤燈對影不成雙，冷雨淒然入小窗。」思久未續，沈吟再四。忽聞窗外有笑聲曰：「素以詩伯自居者，抑何詩思苦澀乃爾耶！」生疑同伴見訪，作此戲詞，啟扉招之入，則一□七八歲之女郎，皓齒明眸，淡妝高髻，光豔如神仙中人。生長揖遜坐，問是誰家宅眷。女曰：「病魔甫退，何遂忘卻女華佗哉？」生遂再拜謝活命恩，曰：「卿果是賜藥仙姝，小生當何以報德！」女曰：「知君是雅流，故來相近，非望報也。且於君亦有所利。」因續生吟云：「只為窺君簷畔立，夜涼羅襪踏秋江。」生亟贊其佳。女於案頭翻得生詩稿，曼聲吟哦，意致瀟灑。生戲之曰：「卿欲廁絳帷作女弟子否？」女笑曰：「君作余師，尚嫌其早；倘欲迭唱聯吟，亦未知誰為伯仲耳！」宵深，女佯欲去，生挽留之，遂止宿焉。女於枕畔自言：「何姓，字洛仙，素居山左。姊妹四人，已最居長。三妹皆已遠適，已獨留此。近以文君新寡，故逢相如遂作夜奔耳。君勿以蕩婦視妾，致操《白頭吟》也。」生曰：「余賴卿再生再造，復得雙宿雙飛，但願生生世世為夫婦，勿致乖離，是乃余心耳。紈扇之捐，卿勿慮。」由此女無日不至，夕來晨往，率以為常。

九月杪，諸友報罷出都門，訝生尚留不去。生謂：「此間頗有山水之勝，友朋之樂，仰屋著書，閉門覓句，既省酬應之煩，又得詩書之趣，云何不快？」一友曰：「恐外間或有佳遇，以此作尋花問柳計耳。」一語正疵著其隱處，生不覺紅暈於頰。或有勸生返駕者，生持不可。諸友遂行。

生一住兩年，與女商應京兆試，挈之偕行。女曰：「適以《易》占，恐非吉兆，其繇詞曰：『天邊鳳拆，枕畔鸞分。名既不成，利無所遂。妖術自禍，莠言當誅。遠舉高飛，別有天地。』」生不信，必欲一往。女慨然曰：「此數也，不可逃也！」匆促遽行，寓於寶珠衿衞。距寓齋數□武，為穎寧會館，中住羽士邱真人者，托名自龍虎山來，出張天師門下，先持刺謁生。生漫遇之。邱曰：「觀君室中，妖氣旁溢，恐於君大有所不利。請一見僕，以決是否。」生曰：「余自濟南攜眷屬至此，一一走價外，悉女鬟也。」邱曰：「妖在是矣。其來也必不由正道。」因於袖中出三符授生，曰：「以此分貼房闌牀幃衾枕間，其怪立見。」生漫應之，隨夾置書卷中。

夕間，女翻閱書史，見符，驚曰：「此從何處來？」生具告焉。女凄然曰：「曩日所占應矣！君既不信，胡為受之？想我兩人緣分盡於此矣！」生剖析百端，女並不言，立焚其符，奮身向外走，轉瞬已杳。生為之恍然若失。翌晨，忽喧傳會館中門戶不啟而羽士身首異處，粉牆上留血字一行雲：「殺人者徐仲瑛妻何洛仙也」；枕函遺匕首一具，上刻「精」二字，旁有小字一行雲：「魯國奇女子洛仙珍玩」。生為之銘曰：「出入匣中，飛行天外。避之者生，犯之者死。」巡邏者即欲繫生去。生以重賂賄差，攜資急遁。計不如奔蜀，少時之所遊歷也。自芝罘溯宜昌，悉附輪舶，未浹二旬，已抵成都，主於舊所識謝家。謝為黔陽人，需次蜀垣，聽鼓應官，景況亦殊窘。

時生挾資頗豐，賴其沾潤，裘服華煥。謝本工六法，花賁禽鳥，栩栩欲活，生為之延譽於富商，前後所獲無算，謝頗德之。詢知生尚未娶室，思以第二女配之，蓄此意尚未言也。蓋謝有二女，一長一次。長女貌尤嬌麗，□六歲遽逝；次女年亦及笄，能詩詞，工書畫，若無長女在前，亦一時之秀也。生時入內，曾以通家禮見，甚賞其美倩。

一夕，挑燈獨坐，繁響俱寂，忽有款關求入者，啟之，乃一□五六歲麗人也。驚問何來。女囁嚅不對，固詰之，則曰：「余東鄰陳氏女幼婉，素與謝家阿為閨閣交。余父亦楚北人，在此作丞尉。以與郎君同籍，故然至此，冀與郎君偕歸耳。」生見其秋波微睇，媚態橫生，不禁為之魂銷神奪，遽爾擁入幃中，極盡纏綿。由是往來無間夕。生詢家中尚有何人，何以能蹈隙時來。女泫然出涕，曰：「父母俱喪，依於舅氏。姪氏待之薄，故日思歸家。君處此間雖快意，豈若故鄉之安善？語云：『客行雖雲樂，不如早旋歸。』君若有意，妾伴君同發，途中當不寂寞。此身既屬於君，萬死相隨，願君勿棄妾也。」生告以洛仙在山東手刃羽士，必至株連，恐故鄉非樂土也。」女曰：「洛仙非何姓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冰肌玉貌，秀絕人寰者乎？左臂有一小赤痣，晴則現，陰則隱，卜之無不准，真奇人也。今聞在峨眉山修道，盍往訪之？與之同行，必無事也。」生曰：「設彼不肯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緣至推不去，緣盡挽不來。君與洛仙尚有三□年世上緣，既見君面，必不提往事也。」

生托言游峨眉山，約女相待於城西大樹下。比生臨，而女已先至。結束為遠行妝，益形媚。既抵山麓，女曰：「妾有族姑在白雲峰下作女道士，可宿其觀中，彼必知洛仙蹤跡也。」女姑清風道貌，飄然作世外想。女遽問洛仙消息。曰：「適來揮塵清談，想尚未去。」命嫗促之來。則容光如舊，已改道妝。見生，淚涔然，不作一語。生深自引咎。洛仙曰：「與君無預，數當如是也。君去後，深恐累君，乃以竹杖幻君形，詣官申訴，已為君消釋矣。」洛仙見女，顧生曰：「此君之所歡歟？既得新人，遂忘卻舊人耶？」生曰：「如其忘也，何為跋涉千里，前來尋君耶？幼婉情意拳拳，尤繫戀於君也。」洛仙曰：「吾亦知之。前言特戲之耳。」是宵喁喁談別後事，徹旦不寐。洛仙曰：「今見君，又深一重障礙矣。特妾與幼婉皆不能為君生子，以延嗣續。謝家欲以阿配君，真嘉耦也。妾偕幼婉同返漢，整頓門楣，摒檔姻事；君則馳至蜀中行親迎禮，計程一月，當可坐擁三豔矣。君亦何修而得此哉！」

生從之。卻扇之夕，阿與幼婉貌相彷彿，神情舉止，亦復有一二端似者。生甚疑焉。詢知固有一姊，甫笄而夭。出觀小像，酷肖幼婉。阿既歸生家，突見幼婉，警懼異常，啼而走。後生為之白其前後顛末，女始曉然。幼婉曰：「余得煉形之術，乃得再履人世。幸為秘之，否則恐駭物聽。」後生貴為大司寇。洛仙居生家三□年，並無他異。

一日，特設盛筵，囑生遍邀省垣中督撫司道，宴於其家，環坐作團樂會。下午，雷雨忽作，霹靂屢震，不得下，天既晴霽，群見司寇坐下有白狐出走，倏忽已渺。入視夫人，不知何時已去。於是始知洛仙之來，蓋為避雷劫也。